



都市心情

萤火虫飞啊飞

文/李晓

在城市的钢筋水泥森林里,看到萤火虫是一件奢侈的事。

有一位姓黄的商人,有天晚上他在都市郊外看见萤火虫飞舞闪烁,一个孩子问妈妈“这是什么虫啊?”老黄的心里突然有些失落,他问自己,我们有多久没有看到萤火虫了?老黄想起小时候,夜里醒来,能够在城里窗外看见一闪一闪的萤火虫,然后安静地陪伴着梦乡。

后来,这个在都市做着很大生意的男人,突然掉转方向,在城郊租了闲置土地专门养殖萤火虫,他要为萤火虫找回“失去的家园”。而今,成千上万萤火虫的光亮在林间枝头、溪水潺潺中轻盈地飞舞,在空中划出一道道美丽的光痕,闪烁出迷人的梦幻之光。

我有一位友人老付,50多岁的老男人,家里时常熬土鸡汤。我去他府上喝汤,忍不住美味喝掉几大碗,常常把我的尿酸喝高,痛风发作后,又忍不住开始忧郁人生了。见我忧忧戚戚的样子,老付便常用某人的一句话劝我:“人的心脏有两个心房,一个用来笑,一个用来悲,笑的时候,不要笑得太厉害,以免吵醒了隔壁悲的那一部分。”我顿时释怀,心情变得明亮。

有一天,老付突然爆发出人生中又一个梦想:“我要去养萤火虫!”老付出生在一座小县城,县城里绿树婆娑,有着宋朝青花瓷一样的天色,一到夏夜,萤火虫这个精灵就闪亮登场了。老付说,对童年的缅怀,也有对萤火虫的想念,那是夏夜里唯一能够与天上星星遥相呼应的光。

老付的这个梦想,也是为了他的宝贝女儿,女儿在动画片里看到过飞舞的萤火虫,这种美到极致的昆虫,让女儿欢呼:“爸爸,我要萤火虫!”老付虽不能为女儿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,但让女儿看到萤火虫的想法,还是能够实现的。那天,老付去乡下提着几十只萤火

虫回来,在他楼下院子里,老付熄灭了灯,让萤火虫在瓶子里一闪一闪发出的光,照亮了他的小院子。老付的女儿,这个快乐的小天使,追逐着萤火虫的光翩翩起舞。萤火虫的光影中,老付显出愈发慈祥面容,一双淡眉柔顺舒朗地展开。

“你知道吗,我们慨叹人生穷困,其实是因为人生的时光太短暂,一辈子,在银河系里不到一眨眼的工夫,穷困的不是物质,是时间。”老付对我回忆说,他小时候家里动荡不安,寄居在乡下外婆家,夏夜里,他和外婆一起去追萤火虫,有个晚上在山梁上一直走了好几里地,外婆就这样一直陪着他走啊走啊,根本不知道累,是天上星星与地上萤火虫的光,照亮了他与外婆回家的路。在外婆的土墙篱笆老屋里,老付说,他度过了有萤火虫照亮的童年时光。

老付说,他小时候就有一个梦想,等自己长大挣了钱,要把外婆接到城里来,把乡下萤火虫接到城里来,守候着外婆过上好日子。但等自己真挣了钱,外婆已经睡在了乡下土堆里。有年农历七月的夜里去祭奠外婆,老付在坟墓边草丛里看到了飞舞的萤火虫,他顿时泪流满面。

老付的话,一刹那让我豁然。我常常焦虑人生,患得患失,没想到照亮迷茫人生的,导航汪洋大海的,往往是像萤火虫那样的光,貌似微弱,其实像城墙一样支撑着心房,指引着飘摇的人生。

在城市的夜色里,能够像萤火虫一样,按照自己的路径独自翩翩起舞,不也是一种安然的人生吗?每个人都是地球上的匆匆过客,正如萤火虫,一生经过卵、幼虫、蛹、成虫4个阶段,它只有不到一个月的生命,但在夜色里发出的微光,给予人间大地多少美妙的梦想。

在城市里,除开霓虹灯的闪烁,如果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只美丽萤火虫的造访与照亮,真是一个梦境般的好之城。

清浅时光

曾经调皮的我们

文/姚刚

一晃,离开小学母校已经四十多年了。很想回去看看,看看当年传出琅琅读书声的教室,看看追着足球满地跑的大操场,看看那株长得不算挺拔但枝干足够遒劲的老松树……想看看曾留下我们调皮捣蛋快乐时光的角角落落。

母校校区很大,环境优美,绿树成荫。学生上课的教学楼、教师休息的宿舍楼鳞次栉比。大操场可容纳几百名学生同时做操。那时候,学校实行夏季午休,午休期间学生不得提前入校,不许追跑打闹。虽然有规定,但对我们这些半大小子来说,午休时间正好玩得开心。我们就像一群小猴子,从紧邻校园的同学家的院墙悄悄翻进校园玩耍,乐此不疲。戴红袖箍的校纪老师看到我们,远远地朝我们走来。我们立刻围着教学楼与老师兜圈子,打起了“游击战”——老师从北面来,我们向南边“转移”;老师从东面来,我们向西边“撤退”……反正以校纪老师的速度,绝对追不上我们。但校纪老师也不是吃素的,很快,掌握了我们“顽皮规律”的校纪老师就安排了年轻的体育老师一起值勤,他们兵分两路,“围追堵截”,让我们很快就没了退路,不得已又从临近同学家的墙头翻出校园。小胖动作慢,情急之下直接跑进同学家里才算躲过“一劫”。那之后,很长时间我们都不敢午休入校园了。

那会儿,周五下午是不上课的。中午放学后,负责值日的同学要打扫教室卫生。一个周五,赶上我们组值日,大家正忙得不亦乐乎呢,却发现一个爱溜号的同学又玩起了“失踪”。组里同学愤愤不平。我想为大家“出出气”,于是趁扫除尾声,悄悄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一句话“有一名同学周五不打扫卫生逃跑了”。写好后用“口算小黑板”盖住,把粉笔擦藏在花盆后面。周一第一堂是数学课,等老师摘下小黑板的一瞬——哇哈,全班乐开了花,目光齐刷刷看向我们组。那个溜号的同学满脸通红,不打自招地辩解道:“我没逃跑,没跑!”数学老师迅速安抚了大家,并让班长找到了黑板擦……课后,班主任特意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班会,从此哪个组值日都再没有溜号现象。

当时,我们年级在校区最南面,教室是一排老旧平房。我发现,教室屋檐下经常有浅白色的鸟屎掉落,头顶椽子还有缺失部分,猜想着椽子与屋檐间可能有鸟窝,便在一个周末的傍晚找到家在校园里的同学,请他哥搬来一架梯子,拿上手电筒就爬了上去,果然发现一窝被吓得不敢出声的麻雀宝宝。我们虽没掏鸟窝,但好奇心得到满足的同时弄掉不少墙皮和椽子,好在学校员工大清早打扫了卫生,才没被老师和同学发现端倪,这也一直是我们哥仨的“秘密”。唉,真是应了那句话,“半大小子猫狗嫌。”

同样是小学生,女生就比较听话,许是她们胆小的缘故吧。操场上的秋千、单双杠,下课铃一响就被男生包围。为了荡秋千、玩双杠,我们的身上没少磕得青一块紫一块。记得我们班有位姓冬的同学,悠起秋千根本停不下来。有一回,后面同学等急了催他下来,冬同学偏不,相反还加快了速度,由此招来一众小男子汉的愤怒,于是大伙儿起着哄“帮他”荡秋千。秋千越荡越高,越来越猛。冬同学察觉到不对劲,但已经越想停越停不下来了,直到他发出了“哭腔”,秋千才停住……冬同学满腹委屈跑去告状,我们挨了老师的批评,还差点被请家长。

多年后一次偶遇,我跟冬同学提起这段往事,他小声说:“你不知道啊,当时再不停就真吓尿了。”我坏坏地说,没那次“飞行体验”,你哪能考上航空学院呢……调皮捣蛋的情景恍若昨日。